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出國報告表 共二頁

姓名	林英津		
服務單位及職位	語言所研究員		
活動日期	2010/10/19-29	地點	中國北京
經費來源(非本院 經費支出者不需填 寫此報告)	個人額度業務費		
出國類別	出國類別(一) 參加國際會議 會議名稱: 1.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 2. 薪火相傳——西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舉辦機構: 1. 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 2.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出國類別(二) 學術交流(講學) 機構: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古籍文獻研究室		
論文題目、講學或 報告題目	論文題目: 1. 論西夏語的 𐵇 ko ¹ : 𐵇 tshja ¹ 與 𐵇 dza ¹ : 𐵇 tsha ¹ ——少數民族語言規劃的觀點 2. 再談西夏語音韻系統的構擬——敬覆鄭張尚芳先生 講學題目: 1. 閱讀《掌中珠·序》, 論西夏人心目中的 𐵇 zar ¹ 「漢」 2. 閱讀西夏文本《目得迦·卷十·第七子攝頌》, 兼論西夏語的 𐵇 sjwi ² 是衍生式動詞		
學術活動報告內容			
報告內容將上網公告, 請審慎認真撰寫。報告之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 如有發表論文請提供摘要。 關於發表論文及講學內容, 請看附件。分別是: 10/20之〈論西夏語的 𐵇 ko ¹ : 𐵇 tshja ¹ 與 𐵇 dza ¹ : 𐵇 tsha ¹ ——少數民族語言規劃的觀點〉全文初稿。10/23之〈再談西夏語音韻系統的構擬——敬覆鄭張尚芳先生〉是臨時取代原定之〈西夏文本《心經》慧忠注〉, 所用的演講稿。及兩次上課的講綱與閱讀資料: 10/25之〈閱讀《掌中珠·序》, 論西夏人心目中的 𐵇 zar ¹ 「漢」〉補充閱讀資料。10/27之講綱〈閱讀西夏文本《目得迦·卷十·第七子攝頌》, 兼論西夏語的 𐵇 sjwi ² 是衍生式動詞〉。			
二、 敘述學術活動內容, 例如會議經過、講學大綱、研究、進修內容等; 並請詳述本次活動之心得, 以供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學術交流, 並請勿敘述非關學術或文化活動內容。(請勿以論文本身或蒐集會議資料為報告的主體, 格式以 A4 橫寫繕打, 字數約一頁, 不含論文摘要)。請上網參考範例 (一) 這次出席兩個會議, 都號稱是「國際會議」, 參加的學者除了台灣之外, 也當真分來自日本(例如 Arakawa Shitaro)、法國(如 Pierre Marsone)、英國(如 Imre Galambos。只參加「少數民族古籍文獻」)、俄國(如 Solonin Kirill)、澳洲(如 David Holm。只參加「少數民族古籍文			

獻)等；其他據說還有來自愛爾蘭、德國、匈牙利、土耳其、蒙古國的學人，以不在同一場次，不知是否真來了。

(二)「少數民族古籍文獻」發表論文的人數，實際上不是出發前收到的議程那麼多，甚至會議手冊中的名單也不確實。至少，分組討論時，我所參加的第一組(西夏、契丹)，10/20, 14:00-17:10 宣讀論文者只有 Popova Irina、胡進杉、聶鴻音、Arakawa Shitaro、孫伯君、Imre Galambos；10/21, 08:30-11:40 有 Solonin Kirill、史金波、池田巧、Pierre Marsone、林英津、景永時。七個鐘頭十二人次，平均一個人可以有廿至廿五分講自己的東西、十分或十五分鐘討論。第一次在大陸參加學術會議，參與討論的人彼此很有默契的將時間加長將近半個鐘頭，而能有你來我往、不拘束的討論，這算是第一次的經驗。但是，這是第一組的情形，其他三個組是什麼情況，完全不知道。這是最糟糕的事，雖然是一個會議，實際上等於互不聞問的四個小型會議。

(三)「薪火相傳——西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就讓我很失望了。10/23 上午所謂「開幕式」，其實是要來人給史金波先生祝壽，送禮。我也被安排發言，只好說「代表語言所所長及全體同仁祝福……」，然後說「以一個晚輩，我必須說 1980 年以前，西夏研究幾乎是俄語、日語的世界，是 1980 以後史金波、李範文、龔煌城三位先生才使西夏學的研究以漢語書寫的形式重新回到國際學術界。因為這樣，我才有機會進入西夏學研究的領域」。下午的分組討論，第一組「西夏語文」按照 10/20 的最新議程，兩個小時(14:00-16:00)居然排了 21 個人次。幸好，既然我是主持人，由我作主。先將時間延長半個鐘頭，只安排了六個人次宣讀論文。分別是：1. 我自己講〈再談西夏語音韻系統的構擬——敬覆鄭張尚芳先生〉。2. 段玉泉講他最近考究的一件由藏文翻譯為〈西夏文的陀羅尼〉的重點心得。3. 松澤博繼續講他去年開始譯讀的〈斯坦因從黑水城帶走的西夏文契約文書〉(日語發言，由池田巧翻譯)。4. 張竹梅講〈關於西夏語的鼻冠音聲母〉。5. 唐均講〈西夏文記錄的「熊」〉。6. Arakawa Shitaro 講〈英國藏西夏文本《金剛經》殘片考〉(日語發言，由池田巧翻譯)。整體上，我們這一組算是正經嚴肅的學術討論。同樣的，同一個時間還另有兩組，他們做什麼，如同「少數民族古籍文獻」一樣，我也完全不知道。

(四)在社科院民族人類所古籍文獻研究室 10/25, 27 的講課，聽講 9 個人，包括聶鴻音、孫伯君(社科院民族人類所研究員)、黃延軍(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講師)，及三位社科院民族人類所的研究生、一位首都師範大學的博士生、一位北京清華大學的本科生(上個學期曾在台大旁聽我的課)，和從銀川寧夏大學西夏研究所來的楊志高。我自覺很認真備課，內容都是我最新的研究思考，完全不重複兩次會議論文的内容。至於，聽的人聽去了什麼？由於很少對話，我無法拿捏。僅有聶鴻音和孫伯君提了一點意見，卻與我所講的重點沒有直接的關係。坦白說，我只能希望我播撒出去的一點種子，也許多年後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一點芽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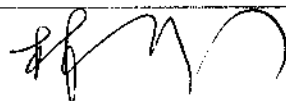
(五)我還在 10/27 夜間去了一趟北京大學，參加「印歐小組」的讀書會。這個讀書會正在閱讀一本由英語翻譯的十九世紀印歐比較語言學論文集的一篇論文，由參加的學生先集體譯成中文，帶領的講師王超賢負責講解、校訂。學生算是很認真，但是閱讀的內容對沒有印歐語、歷史比較語言學背景的學生實在太困難了。我讀他們的中文翻譯，根本不知所云。借來英文讀，對其中古典印歐語的語料也感覺生澀；但是，論點其實很簡單，現在已經是比較構擬的普通常識。講師台灣清華大學畢業後留學德國十三年，也許對古典印歐語有相當的經驗，也有不錯的推理邏輯的訓練。但是我不太明白，這樣的讀書會，是為了讀書作研究，還是為了翻譯圖書？

(六)有沒有收穫？不能說沒有。至少，我有機會也有相當充裕的時間將近幾年來沒有機會公開談論的研究思考，一股腦兒倒出來。宣讀論文和講課，我自說自話的時間超過五個鐘頭，絕對算是空前的紀錄。還有，我又得了一位可與論學的同行朋友。Galambos 去年由索羅寧請來語

言所開會，這次北京再見，他公開宣稱，自修西夏語文並嘗試解讀西夏文獻，是透過閱讀我寫的《夏譯《孫子兵法》研究》及尚未公開發表的《六韜》書稿的結果。西夏語文解讀是冷僻的行業，又復無益國計民生，我們都是在工作績效無虞之餘投入的額外心力，純粹是無所為而為的自我鍛鍊；也因此，我們彼此討論格外有一種自在、單純的快樂。這樣，難道不是學術研究莫大的收穫嗎？

本表由填表人填寫，並由所屬單位主管簽章，並由所屬單位主管簽章，並由所屬單位主管簽章，並由所屬單位主管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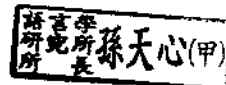
填表人簽章



所屬單位主管審閱簽章

填表日期

99.11.3



第一頁